

石林避暑錄話

石林避暑錄話卷二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
不改吳語與王原本王字在下句荆公字上諸本在此從改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
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
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尙欲仕乎曰猶可諸本有更字作一郡荆公大笑
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學

黃本同諸本作識

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

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
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諸本有白字操吳音吟
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
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狎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

官黃本同諸本無官字商刻空一格舊初任諸本有官字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

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

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

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管絃諸本化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

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

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徐本作悟爲已累後

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

明徐本作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

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

錢葬之諸本此下另爲一條惠校本引吳方山本與此同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

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鷗萬點流水繞孤村本

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詞諸本作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

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于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原本作挽諸本作挽從改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于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冥

黃本同諸本作與

契而爲佛

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

諸本有脫字

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

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李

諸本無李字

翱若王

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于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翽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

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悟一切埽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瞥黃本同語起似有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本作暫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諸本有陽字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

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

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

諸本有人字

風味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

日棄去從水櫃

原本作櫃諸本作櫃從改

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

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

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

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

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

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

卽申紙共作字以

黃本同請本作一

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

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俱惠校本引吳方山不逮元章

諸本有耳字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為之用則復逐之

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思諸本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

位而去張芸諸本作雲下同案宋史張舜民字芸叟作芸者是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

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

挂壁間卻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芸叟道其事

指壁間詩以為笑樂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八

諸本作七者為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得商毛刻深潭

無其下有松亦不可得五字復將五方地土一條誤接其下於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句下吾木會有時而老句上加范文正公嘗謂六字以貫之黃本作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可得其下脫吾

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
二句即接然習之記虎邱一段

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

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

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深

黃本同諸
本作所

潭此五所者極天下

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
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證寺大松合
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
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
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
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爲諸本無
爲字薪者當祝使
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
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仁廟初卽位秋宴百戲有緣撞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
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

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

原本作壑諸本本作念從改

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

侍燕時見百戲撞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爲余

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

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

取松百餘本種栽

諸本栽字在松字下

之僅能活一株纔三

商本同諸本作二

尺餘視之

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爲椽者睢陽近亳有檜而無松亦不

多得毫

以上七字黃本同諸本無作見推重三字

州

諸本有宅字

堂前有兩株樛枝左紐

二字黃本同諸本作者約

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

仕四方未嘗兼得余

諸本今

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

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爾

諸本有今字

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居

黃本同諸本無

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

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

諸本作膺案李膺字元禮此作禮是

吾閑居久賓客

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

此條黃本亦另爲一條
但與下條誤合爲一條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
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
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

黃本同諸
本有之字

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

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

房玄齡

二字諸
本作喬

裴度優于德量宋璟張九齡優于氣節魏鄭公陸贄

優于學術姚崇李德裕優于材能姚崇蔽于權數德裕溺于愛憎
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
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曆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
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
之意未衰也再入爲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

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范文正公見推重

以上七字徐黃本同諸本無

吾大觀中

亦忝入翰林因面謝略敘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于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仁宗不得盡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者

諸本無者字

與蘇

諸本無蘇字

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

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銳于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卽親行部一皆閱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便

諸本作私

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視

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于濫不害爲仁而公

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可

黃本同諸本無可字

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

志也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其

黃本同諸

甚本作

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酋

夔離不嘗王燕爲邊患

諸本作害

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

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太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

士大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以下語本均另爲一條

和尚置梳篋

亦俚語言必無所

諸本無用也

諸本有崇寧二字

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

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

未有皆爲贗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置

黃本同諸本無置字

梳篋乎不

覺哄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勝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

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

是以兵部尙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尙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

子厚嘗

黃本同諸
本作聞

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餛飩

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餛飩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
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餛飩乃許甜吾謂此僧
眞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
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
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
每坐玻璃諸本
作磬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淙潺與

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爲我
爲辭使吾諸本
作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

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
其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旣嬾不復作今蓋忘原本作亡諸
本作忘從改

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

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有

黃本同諸本無有字

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

閑志也

真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緣飾之爾

紫姑神始

諸本作止

爲詩文自託于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

藝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

未免于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欲界

黃本惠校本同商刻

脫欲字毛刻欲界二字闕

者豈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爲藝

諸本作瀆

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

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爲

諸本作尤

盛皆塑爲婦人像流

俗之謬妄如此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怪哉

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

原本作也諸本作曰從改

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